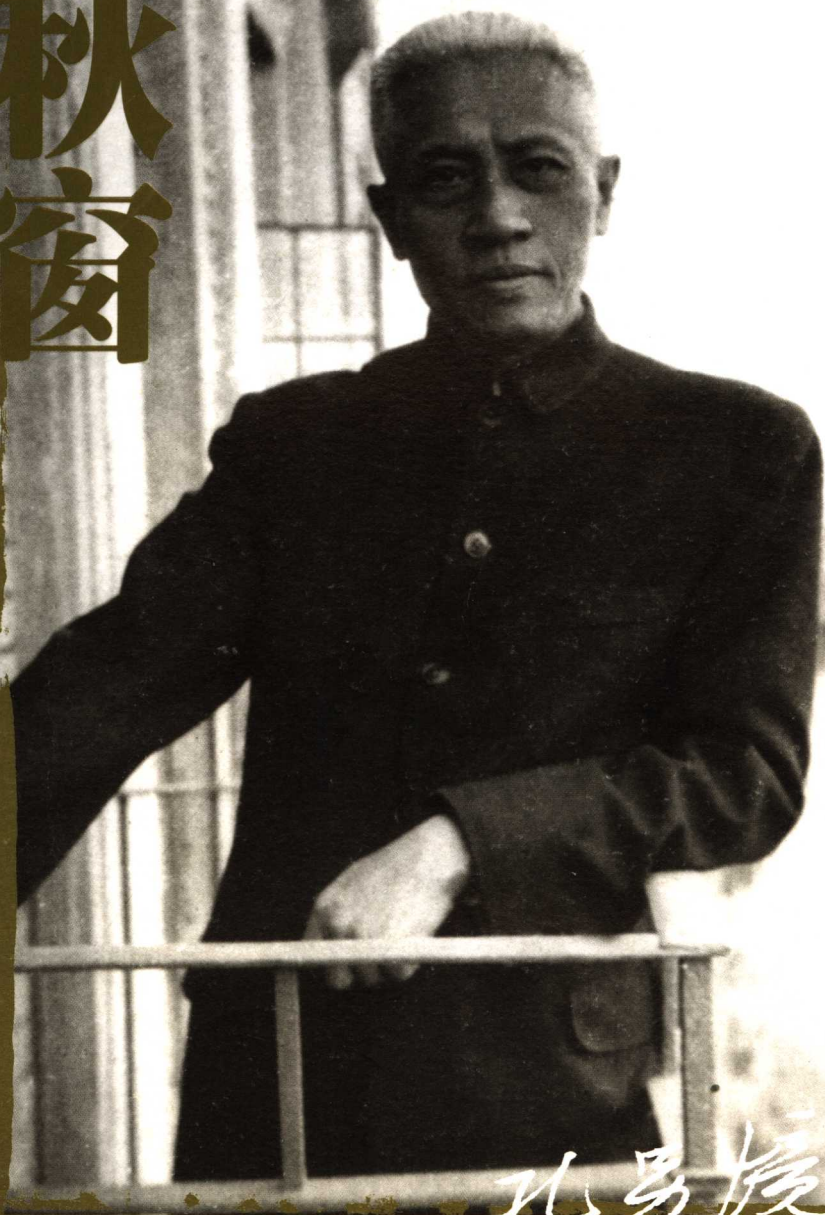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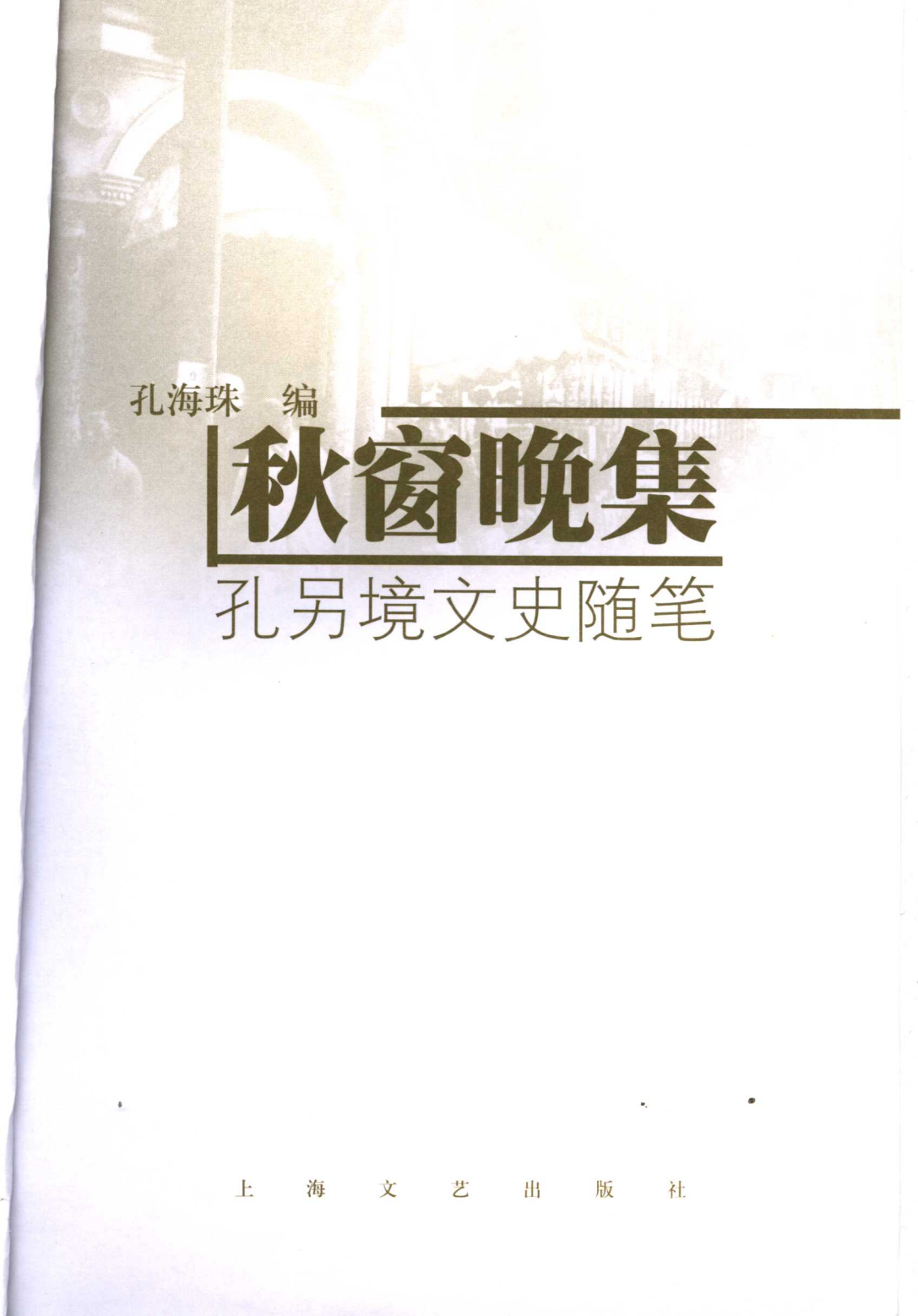
秋窗晚集

孔另境文史随笔



孔另境

上海文艺出版社



孔海珠 编

秋窗晚集

孔另境文史随笔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秋窗晚集;孔另境文史随笔/孔海珠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12

ISBN 7-5321-3101-7

I.秋… II.孔…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2737 号

策 划 人: 郑宗培

责任编辑: 陈朝华

封面设计: 周志武

秋窗晚集

——孔另境文史随笔

孔海珠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375 插页 2 字数 352,000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印刷

印数: 1-3,300 册

ISBN 7-5321-3101-7/I · 2372 定价: 30.00 元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662100



孔另境夫人金韵琴(1919—1995)

坎坷的历程

——回忆孔另境在“孤岛”期间的文艺活动

金韵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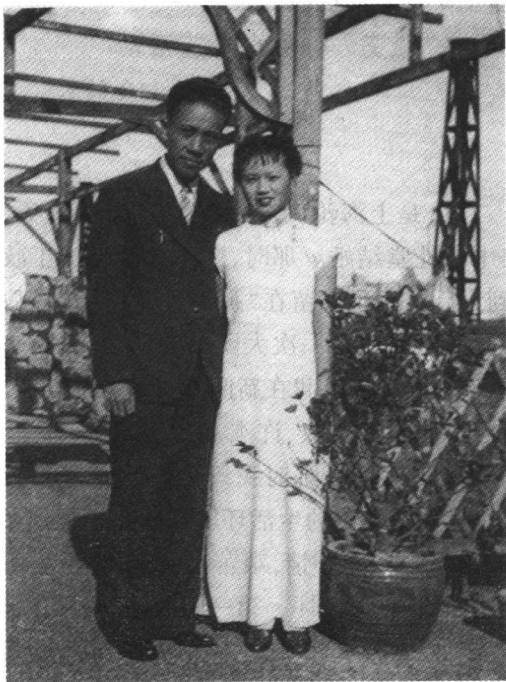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是上海沦为“孤岛”的周年。这天,我和另境先生假威海卫路中社礼堂结婚。那时,文艺界人士由于政治局面的逆转,大多撤退到大后方去了。留在“孤岛”上的文艺界战友们更加团结在一起,我们的婚礼,像是一次大团聚的活动,大家来祝贺并聚餐,这小小的礼堂挤得满满的。我在新闻专科的老师柯灵、金学成来了;同时,许广平、郑振铎、王任叔、许杰、唐弢、梅益、芳信、林淡秋、锡金、蒯斯曛、钱君匋等也到了。那时我只有十九岁,幼稚无知,犹如井底之蛙,没有见过世面。婚后的生活环境却使我接触到文艺界的进步人士,了解他们抗日爱国的心情,艰苦、危难的生活。听到和看到许多“新鲜”事儿,至今不能忘怀。第一件使我感到特别“新鲜”的,就是关于《文艺阵地》方面的事。

关于《文艺阵地》

这个抗战时期全国闻名的第一个抗战文艺的刊物，给我开了文艺也能抗战的眼界。这是个什么样的阵地呢？正如它在《发刊辞》里说明的：“这阵地上，立一面大旗，大书拥护抗战到底，巩固抗战的统一战线……”，“这阵地上，将有各种各类的‘文艺兵’，在献出他们的心血，这阵地将有各式各样的兵器——只要是为了抗战，兵器的新式或旧式是不应该成为问题的。我们且以为祖传的旧兵器亟应加以拂拭或修改，使能发挥新的威力。”当我看到有这么多文艺战士和种类繁多的新旧文艺武器时，在我这年轻的胸膛里禁不住激发起了抗日救国的热情。对这抗日文艺的号角，非常珍视。尤其使我喜出望

外的，是我能够比一般读者先读到它。事情是这样的：

《文艺阵地》创刊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六日。第一卷一至三期，是在广州印刷的，主编人茅盾居住在香港。那时香港到广州交通很便利，茅盾经常往来于港穗之间，编好、印刷好，再航邮给武汉的生活书店发行。广州遭遇大轰炸，印刷厂被炸毁以后，因生活书店在上海有分店，就改到上海来印刷。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三



孔另境、金韵琴新婚日摄于中社楼上

日,茅盾给在上海的内弟孔另境的信中说:

若君:刊物事不知已来接洽过否?你能不能抽工夫来校对?
如果你忙,则四、五两期只好请你拨忙照顾一下。六期起,我另行设法。现附上四期用之《编后记》一张。匆匆不及多言,容后续详。即颂
日祺!

请来一信寄九龙太子道一九六号四楼。

玄

六月廿三日

这是茅盾给另境专谈《文艺阵地》易地出版的第一封信。信中说附有第四期的《编后记》。但是《文艺阵地》一卷四期的出版日期,印的是“一九三八年六月一日”,而实际出版日期是七月中旬,脱期了一个半月。这是因为在抗战非常时期,交通条件极端困难,邮件往返时常受阻,有时还会被检扣留。比如一九三九年二月适夷接编时的第二卷第九期在厦门被扣,只得将十期移作九期,在刊物上登一紧急启事,向读者和作者道歉。总之,那个时候出版期刊,要突破重重困难,维持下来是很不容易的。



《文艺阵地》封面

若君：刊物身不知已事接洽过否。你创作多抽
出工夫校对。为果你忙，则四五两期必需你
帮忙编辑一下。下期起，我另行设法。现附上四期
用一编后记一时，匆匆不及多言，容后续评。
即 叩
九
请寄一信 茅盾 196 号 回接。
玄 六月廿三日

编《文艺阵地》事，茅盾（玄）
给妻弟孔另境（若君）的信

茅盾主编《文艺阵地》，是从创刊号起到第二卷第七期（此期出版日期为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六日。是茅盾交适夷接编的过渡一期，实际上也是茅盾的）共十个月。抗战初期的著名短篇小说：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和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就分别刊载在《文艺阵地》的创刊号和一卷三期上。每期的《编后记》和绝大部分书评，都是茅盾亲自写的。茅盾主编的十九期中，除去在广州印的三期以外，在其余的十六期出版期间，曾写了不少信给另境，讲的都是如何排版、印刷、校对等具体工作，还考虑到“孤岛”白色恐怖的环境，叮嘱另境：“你弄《文阵》校印事，最好不给许多人知道，因人多口

杂，说不定会弄出事来，影响到你不能在沪住了。”指点得异常详尽周到。熟悉茅盾的人，都敬佩他作事一丝不苟、有条不紊的细致作风。而在这些布置工作的信件中，也间接反映了另境为《文阵》所做的一些具体工作。

茅盾对自己人的要求特别严格，对另境常提严肃而又中肯的批评，这对另境的成长是非常有益的。另境在青年时代跟随茅盾参加革命，在茅盾长期的关怀和指导下，练成了办事迅捷、干练、认真负责的好作风。他自己工作认真，也不能容忍别人抱敷衍塞责、玩忽职务的态度。那时另

若君：二期稿已收到。尚有一信内容如下：
一、期他合文不多，可待李南基及曹白一稿
至三期用。稿件尚多已未本，未清如
二期用。
二、一期编后记，由你电或口信催加三
期，或下，由你稿附信送。
三、一期编后记内左一稿，说以而看信文
为多，有稿，柳至二期中。

茅盾在香港指导孔另境
（若君）编《文艺阵地》

境年轻不考虑家庭与自身的安全,工作是够辛苦的,也是很冒风险的。为了使《文阵》能准时出版,他经常与生活书店联系,取稿、划样、安排版面。校样出来了,赶忙校对,写信向香港请示、汇报,并协助向上海的作家约稿、催稿、取稿,忙个不了。他同时还掌管华光戏剧专科学校和华华中学的校务,还要抽空为《世纪风》和《鲁迅风》写文章,工作十分紧张,也很有意义。我们虽是新婚,也没有游玩的时间。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茅盾离开香港启程赴新疆学院任教。《文阵》第二卷八期起,改由适夷接编。另境在上海继续负责《文阵》的校印工作。适夷在香港给另境的四封有关《文阵》编务的信件,内容说到一九三九年四月第三卷第一期为止。同年夏季,适夷因在香港进行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的活动,被帝国主义当局所注意,无法驻足,便在生活书店的协助下,秘密来沪。《文阵》的编辑工作,从这时起就在“孤岛”上海进行。另境也把校印工作移交给适夷。当时稿件仍大部分由重庆接收,再寄香港,然后由港转沪。在沪印刷出版后,又秘密运送到内地发行。适夷来上海时,曾在我们家里住宿过。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看着这位从内地来的革命同志,只见他个儿不高,中等身材,大头大脑,目光炯炯,行动敏捷。那时我们住在闹市区石库门房子的后楼上,另有一间晒台上搭的小书房,适夷就耽在小书房里,悄悄地走动、悄悄地说话。这幢楼房有六七家住户,适夷出入又很机灵,邻居们一点不知道我家住过一位神秘的客人。

《大时代文艺丛书》和《鲁迅风》

一九三七年另境因为忙于华华中学和华光夜校的工作,停了一年笔。一九三八年又开始写些短文给《文汇报》的副刊《世纪风》。一九三八年下半年,上海的文化人大多数也转到大后方去了。为了团聚留沪的作家,与日寇、汉奸作斗争,由地下党员王任叔和郑振铎等发起组织了一个“上海作者协会”,参加的有数十人。经常集会



《大时代文艺丛书》部分书影

在四马路^①的华华中学里。这个会的寿命不长。但决议中有两项付诸实施的事情,第一桩是为世界书局编辑一套《大时代文艺丛书》,是郑振铎、王任叔、孔另境三人负责集稿编辑的。到一九三九年七月出齐第一辑的十一册。这是“孤岛”上少见的文艺丛书。以后环境日非,不能续

出。这一辑有齐明(陈望道)、虞人译的苏联卢那察尔斯基的理论名著《实证美学的基础》,容庐的小品杂感《繁辞集》,巴人(王任叔)的论文《捫虱谈》,白曙、石灵等的散文与诗《松涛集》,韦佩《王统照》、郭源新(郑振铎)等的创作《十人集》,柯灵(高季琳)的创作《掠影集》,王行岩的长篇创作《突围》,冯夷译的苏联微尔塔的长篇《孤独》,屈轶(王任叔)译的德国格莱塞的长篇《和平》,石灵(孙大珂)的五幕悲剧《当他们梦醒的时候》,还有一册题名《横眉集》的是王任叔、孔另境、风子(唐弢)、柯灵、周木斋、文载道(金性尧)、周黎庵(周劭)七人写的杂文合集。集名取自鲁迅《自嘲》诗中“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联的开头两字。这个集子里收了另境的十篇杂文。文章的主题如他在序言中所说:“在目前,文艺杂感的任务较任何过去的时代来得繁重,因为它不但要暴露和袭击国内各阶层的恶劣倾向,而且还得负着剥露和击刺国外侵略者的丑态和毒计的责任。也因为此,所以每一篇文艺杂感的内容,必须是代表着纯洁的正义的大众的‘吼声’。”“对于这般人,我们已无用其讥嘲或讽刺,只有给他们无情的剥露和袭击,才能置他们于死地。”这篇序,也可说是代表《横眉集》的七位作者提倡“鲁迅风”杂文的宣言,以及创办《鲁迅风》刊物的意向。

^① 今名福州路。——编者注

在此之前,即一九三八年底,“孤岛”文坛有过一场继承鲁迅杂文风格,还是超越鲁迅要创造不要模仿的论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译报》副刊《大家谈》上发表过一篇《我们对于“鲁迅风”杂文问题的意见》。此文署名者三十七位,就是论争双方的主将,他们是:巴人、鹰隼(阿英)、东方曦(孔另境)、叶富根(于伶)、齐明、郭源新、柯灵、唐弢、司徒宗(孔彦英)、列车(陆象贤)、苏苏(钟望阳)、洛蚀文(王元化)、将天佐、萧岱等等。当时大家的意见是在反日反汉奸这个共同一致的任务下,虽有各种不同的派别或主张,是可以避免无谓的争论,不必要的“磨擦”的,而紧紧地携着手,把笔尖向着共同的敌人。大家主张立刻停止在报刊上关于“鲁迅风”问题的争论。提出三点意见,一、关于“鲁迅风”的杂文:认为只要把握住现阶段文艺的反日反汉奸的任务,无论“鲁迅风”或非“鲁迅风”的杂文,都同样有存在的价值。不同意那种认为现阶段不要曲折讽刺的风格的说法,同时也不赞成那些除“鲁迅风”外无杂文的偏见。二、自我批评是必要的:批评者与被批评者的态度都要真挚而严肃,应该心平气和地来讨论问题,是非不难判断,否则就容易发生“误会”。尤其是在集中一切力量来抗敌救国的现在,更须避免虚费精力和时间,多做一点与国家民族有益的工作。三、希望今后的上海文艺界,更亲密地联合起来,负起文艺阵线上的作战任务,不作无谓的“意气用事”的论争,像兄弟一般携着手,探讨抗战文艺理论的问题,努力创作一些更有力量的文艺作品,印行更多的通俗化的小册子,不从空谈而从实践中来进行一个文艺战士的工作。三十七位作家联名呼吁停止论争的意见发表后,笔战平息了,但持不同主张和观点的不同派别的人,仍各持己见。所以“鲁迅风”圈子里的战士决定办个定期的文艺刊物,索性取名《鲁迅风》。这就是上述“上海作者协会”决议的第二项。

《鲁迅风》最初的编者是文载道,后来改由石灵接编,王任叔同志始终过问其事。时间是一九三九年一月至九月,共出十九期。起先是旬刊,后改为半月刊。在当时影响相当大。《鲁迅风》以幽默诙

刺、明快泼辣的风格揭露敌人和汉奸的阴谋丑态，讽刺那些对抗战没有信心的动摇分子，像锐利的匕首，向从各方面射来的明枪暗箭，诬蔑詈骂，一一予以无情的反击。这里的文章，有鲁迅的风格，也有鲁迅的手法，写稿最多的是王任叔、周木斋、唐弢、柯灵、石灵、文载道等。郑振铎、王统照、骆宾基、林淡秋、梅益、列车、司徒宗、赵景深、钟望阳、何家槐等也常投稿，另境也经常写稿。可惜不到一年，“孤岛”环境日趋恶劣，这个刊物被迫停刊了。

我记得另境在《鲁迅风》上曾与一位姓张的青年开过笔战，双方辩论得难解难分。很巧姓张的是任叔的学生，他明白学生的思想；另境是他的战友，他知道孔的见地，理解双方并无原则的争论。于是由任叔写了一篇文章作为排解，笔战因而结束。后来，另境告诉我说：巴人文章写得好，写得头头是道，说出了自己没说清的话。巴人还再三问另境：“你以为我替你解释的话错不错？倘有不同意，尽管再写文章来申说。”另境常称颂任叔爱憎鲜明，对战友又谦和又爱护，似同手足。可是对敌人或是他看不入眼的人，那是毫不容情的给予打击，咬牙瞪眼、破口大骂，在所不惜。有人说任叔火气太重，就在于此。而另境却以为这是他的天真，是他的伟大处。另境又佩服他的谦虚精神。他在“孤岛”负有许多领导任务，但常对人说：“现在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了。”自称为“廖化”，不以主将自傲。

另境活跃在《鲁迅风》周围，结识的许多文艺战友，大多是年轻人，为了共同的战斗目标，团结在一起，在艰苦的“孤岛”环境里作斗争。“孤岛”物价高昂，稿酬低微，撰稿者的生活非常困苦。但他们给《鲁迅风》写稿，宁愿不取酬。这些朋友在抗战开始前互不往来，不容易碰到，这时被国难家仇这根无形的线缚在一起，经常会面，叙谈斗室。后来又渐渐扩大了范围，形成了座谈会的形式。由于工作和生活的改变，另境的心情从沉郁转向愉快，虽然因为成了家，经济上的担子加重了，但是很乐观，表示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愿意贡献出自己的精力来写作——在抗战的阵地上使用文艺的武器。

当时，这一批年轻的文艺战友，也常到我家聚会。我见到的有王

任叔、柯灵、唐弢、石灵、文载道、周黎庵、周木斋等。王任叔给我的印象较深，他能一面打牌，一面写文章，一面又同人说话，真是才智过人。但他年岁最长，接近中年了。柯灵老师，机警灵活，是组稿能手，有名的“高大编辑”。有一天清早，我们还未起床，他就赶来组稿了。唐弢是胖乎乎的白面书生，令人看来和蔼可亲。石灵面黄肌瘦，有病态，沉默寡言。文载道比较拘谨，宁波乡音很重。周黎庵神态豁达。周木斋老实诚恳，体态羸弱。那时我年轻怕羞，不敢和他们说话，只在旁边默默地听着他们谈话，跟着他们轻轻地笑笑。他们是既严肃又活泼的一群，也常说些诙谐幽默的话逗人发笑。《鲁迅风》经费困难也是个话题。有次活泼多趣的王任叔指着《新闻报》上一条“本市绑匪猖獗，连日作案多起！”的报道，说道：“有了，有了，《鲁迅风》经费解决了！”大家莫名其妙，都望着他。只见王任叔指着文载道说：“经费就在他身上。”大家更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愣着听他接着说：“我们做一出假戏，金性尧的父亲不是个富翁吗？让性尧暂时不回家，我们写封匿名信给他父亲要一笔钱，限期交来，不交来要撕票。他是长子，他父母爱子心切，一定会忍痛把钱交出来的。那经费不是就此解决了吗？只是性尧暂时受点委屈，你夫人武桂芳处我去告明，她一定会支持的。你呢，性尧，你能为《鲁迅风》立一功吗？”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连金性尧也忍俊不禁。

时光过得真快，那时的年轻人现在活着的也成了老人。其中周木斋死得最早，其后是石灵、王任叔。另境也在一九七二年九月遭“四人帮”迫害致死。回忆这段往事，他们的面貌、身形宛在，他们热烈的争论，欢畅的谈笑，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愿死者安息吧，人们是不会忘记他们在民族存亡关头的战斗业绩的。

华华中学与华光剧专

另境是一九二六年毕业于党领导的革命大学——上海大学中文系的。一九三六年冬，上海大学同学会接办华华中学，校址在上海愚园路近中山公园。林钧任校长；另境任教导主任。一九三七年抗战

发生,华华中学师生相当活跃;校内设立伤兵医院,并接待从苏州反省院释放的革命同志。到了一九三八年二月以后,随着战线一天天内移,上海“孤岛”的政治形势也一天天恶劣起来。起初是政治绑架和暗杀日有所闻,恐怖事件也层出不穷。从二月初起,租界里陆续发现五六颗人头,并且附“对抗日分子之警告”的字条。华华中学一位地下党员姓田的音乐教师被日敌绑架后,日寇公然出动大队武装进校大肆搜抄。沪西成了恐怖世界,学校就从沪西迁至市中心福州路生活书店楼上,继续上课。想在租界名义的庇护下,从事一些秘密的抗日工作。

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我们尚未结婚,另境住宿校内。晚上教室既空,人也闲散,又正值南京东路慈淑大楼的量才补习学校停办。他考虑创办个夜中学,校址是现成的,教师也可请华华中学老师兼任,学生大多是六大公司的职员(永安、新新、先施、国货、惠罗、丽华)不愁少的。果然不费力的办了起来。困难的昰经费问题,因为办学的目的是为了抗日宣传,不是开学店,因此学费收得少,不够开支。另境自任校长,取名华光业余夜中学。开的是普通科性质的课程。华光除了上课,还有各种半公开的集会,如歌咏会,讲演会,读书会等经常举行。除本校学生,还有外界的青年参加。一九三八年四月七日,郑振铎也致函另境,拟将文艺座谈会移至华华中学内召开。

暑假后,扩充班次,添设了戏剧科。这个决定是因为那时上海新成立了许多业余剧团。业余戏剧方面地下党的总负责人是姜椿芳。话剧的演出渐渐活跃起来。很多青年愿意投身于话剧运动,但又缺乏修养。戏剧科正适应了他们的需求。原想招一个班,但报考的人太多,不得不招收两个班级。主持戏剧科的是鲁思,教师有金鑫(金欣,地下党员)、黎明(时汉威)、胡导、黄鲁、吴湄、毛羽、蓝兰、史明等。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华光戏剧科居然首次公演了。时间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地点在新新公司内的新都剧场,演的是三个独幕剧:《二楼上》,黎明导演。《被摧残的生命》,吴湄导演,兼扮演主角的母亲,聘请徐立演高志全。《蠢货》是契诃夫的讽刺喜剧,黄

鲁导演,金鑫演史米诺夫。俄国服装是请姜椿芳陪着去借的。

一九三九年起,“孤岛”文艺活动渐渐困难,工部局以刊物要登记、铺保等等进行刁难,限制很严,文艺活动只得转向戏剧,形成上海话剧运动蓬勃发展。上海剧艺社在环龙路^①十一号法国工部局大礼堂首先演了《爱与死之搏斗》;璇宫剧场也经常上演话剧。那时上海的名剧如:于伶的《夜上海》、《花溅泪》,阿英的《明末遗恨》等,给沉闷的“孤岛”人民输入一股兴奋剂,激发起他们的爱国热情,受到热烈的拥护。

《鲁迅风》被迫停刊后,另境的笔也渐渐的无用武之地,没地方发表文章。他便决定把全部精力用在戏剧方面。华光戏剧科的同仁也提出为适应当前形势要求,认为办校的宗旨应该通过戏剧艺术的阶梯与敌人作侧面的斗争,造就与培养善于应用艺术为宣传武器的人才,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宣传。经校务会和董事会的同意,停办普通科。将华光业余夜中学改组为华光戏剧专科学校。校董会也同时改组。聘请柳亚子、陈望道、胡愈之、陆高谊、周剑云、唐槐秋等为校董。一九四〇年一月中旬开始招生。开办演员系、编导系、技术系。招生委员会有吴永刚、戈戈、周贻白、鲁思、孔另境等。录取一百人,加上原戏剧科同学,共有一百四五十人。技术系因人少不开班。演员系开两个班,编导系一个班。一年速成。教师有吴永刚、周贻白、赵景深、巴克(戴介民)、黎明、戈戈、史明、吴江帆(吴天)、蓝兰、陈绍周等,特约讲师:于伶、魏如晦(阿英)、吴仞之。演员系主任许幸之(后由穆尼代),编导系主任鲁思,校长孔另境。课程(大致参照苏联及欧美戏剧学校的课程)分必修课与选修课,学习理论半年后开始实习排戏。选排实习戏都是与当时社会情况结合的独幕剧。第二次公演剧目是:《享乐的人们》,黄鲁导演;《伪婚》,戈戈导演。演出地点在西藏路南京路北首的皇宫大戏院(国联大戏院原址)。暑期中,华光剧专同学会

① 今名雁荡路。——编者注

排了多幕剧《人之初》，演出于福煦路^①富民路口的俄国艺术剧院。

一九四〇年前后，“孤岛”上的部分剧运工作者提倡戏剧大众化、通俗化。因此有方言剧的尝试。华光剧专在一九四〇年下学期增设“方言剧”一课，是以拉丁化新文字拼音为基础的。聘请倪海曙主持训练方言的标准发音。同时添聘了陈歌辛、陈刚、李一（李之华）、于由（毛羽）任教。由于同学们强烈要求缩短单纯学习理论的日子，教务主任鲁思也主张戏剧理论必须与戏剧实践相结合，多给学生有实践机会，增强感性认识，于是实行一边学理论，一边实习排戏，争取多演出。一方面对抗日救亡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对解决经费困难有帮助。同学们热情很高，很快又排了六个独幕剧，举行第三次实习公演。剧目是：《流行症》、《黄昏》、《郑成功》、《未婚夫妻》、《醉了》、《米》。《郑成功》是阿英的《明末遗恨》中的一段。宣传爱国抗敌精神，其余都是反映当时现实社会的。其中《黄昏》是用上海方言演的方言剧。剧本由倪海曙改编翻译。演出日期是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地点在璇宫剧场（浦东大楼）。演出后引起各报刊的热烈讨论，掀起了一场方言剧的论战。对这次华光剧专公演盛况，《中美日报·艺林》上刊登了十余篇文章进行评论和介绍。另境也在《中美日报·堡垒》上撰写了《对于方言剧的认识》、《论方言剧与戏剧大众化及国语统一运动》的文章。对戏剧如何更好地为大众服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九四一年春季第三学期中，剧专尝试演出一出大戏，即果戈理的《巡按》，改名为《狂欢之夜》。由鲁思改编，芳信、徐渠、穆尼联合导演，名演员乔奇（饰“钦差大臣”），路珊（饰市长夫人）参加演出。日期是这一年四月，地点在璇宫剧场，演出两场。这是华光剧专第四次公演。

华光剧专的抗日话剧活跃在“孤岛”的剧坛上，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七十六号”敌伪特务机关，伸长鼻子，准备抓华光剧专的骨干

^① 今名延安中路。——编者注

和进步教师。有位姓冯的女同学,她的父亲和叔伯都是“七十六”特务。她倒是个有正义感的好姑娘,痛恨父辈的卖国无耻行径。她在家里无意中见到一张黑名单上赫然有着陈老师名字,而且还画着教室的地形路线。写着逮捕的日期就在下一天。她急忙赶到学校通知紧急情况,陈老师及时隐蔽起来,才免于难。其他师生仍然坚持上课,不为所惧。另境回家后,心事重重,坚毅的浓眉深深地紧锁着,沉默无言。他不仅要考虑自身的安危,还要为全校进步师生的安全负责。我当时不敢拿柴米油盐的事去烦扰他,只得偷偷地把衣服送进当铺来维持生活。两岁的儿子也懂事地不去纠缠爸爸了。

一九四一年夏国际形势紧张,“孤岛”的环境愈加恶劣。大家预料局势会进一步恶化,租界很可能保不住。华光剧专和上海剧艺社都在地下党领导下作出了决定,哪一天日寇冲进租界,那一天华光剧专就宣告停办。决不在敌人铁蹄下办教育。家里也作了长期离开上海的思想准备。特务汉奸的活动也猖獗起来,另境回家迟了,我就坐不住,担心他被抓或遭不幸。提心吊胆的等他回来才安心。

一九四一年秋季,日寇尚未踏进租界,校方决定继续招生。而且增设文学科。目的是想在最短时间内制造短小锋利的匕首和投枪,来用于抗战的刺杀。由陆象贤任主任。陆是地下党员,那时的公开身份是邮局职员。教师有唐弢、赵景深、石灵、戴平万、黄峰等。十二月初,出版了《文学与戏剧丛刊》第一辑,题名《前奏曲》,有十二万字,孔另境编辑。内容有许志行的《前奏曲》、钟望阳的《籽》、陈刚的《论文学的用言》、鲁思的《表演术上的停顿原则》、列车的《论〈前进啊,时间〉》等。遗憾的是正当出版之时,太平洋的炮声响了起来。因此除了悄悄地送几本给作者和学生外,没有公开发行。《文学与戏剧丛刊》就此夭折。

华光剧专最后一次演出,也就是第五次公演,是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俄国艺术剧院演出。演的是宋之的编的《雾重庆》,公演时为避耳目改名为《山城男女》,鲁思导演。这是一个讽刺剧,是对国民党采取不抵抗主义、节节败退、迁都重庆后的醉生梦死、寻欢作

乐、搜刮民脂民膏、腐朽生活的写照。演出前担心被禁,大家都捏着一把汗,直到最后大幕降落,观众热烈鼓掌,才舒了一口气。果然不出所料,华光演过后,上海剧艺社打算上演此剧时,工部局就不予通过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早晨,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的藩篱终于被日寇冲决。华光剧专按照地下党的决定,当日宣告关门大吉。不久,我们卖光了一切,结束上海的家,全家(三口)投奔苏北新四军地区。一年后日寇发动“大扫荡”,我们被遣散,返回沦陷后的上海。在途中险被日寇扣住,逃过了这一次魔爪,却逃不过日寇临近无条件投降前在上海疯狂大捕文化人的又一次罪恶魔爪,另境还是被日本宪兵队捕去坐牢四十天。受尽刑讯。这是后话,这里不谈。

华光剧专以它鲜明的政治立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训练方式,陶冶了学生的情操,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剧艺人才。在电影系统工作的谢晋、张伐、上官云珠、金陵、沈嵩;戏剧界的苏石风、周正行、卢璐等都一度在华光剧专学习过。华光剧专从一九四〇年一月改组到四一年十二月,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师生们作出了最大的努力,生气勃勃,团结一致,以爱国抗日为第一目标,不计名利,不计报酬,不顾安危,在“孤岛”上作出了中国人应做的事情,这在“孤岛”文学戏剧史上是值得纪录的一页。

另境在“孤岛”时期的活动,是跟着党指引的道路走的,为党做了一些一个正直的文化人应该做的事。我今天写下这段坎坷历程的回忆,以纪念逝去的前辈文艺战士,并纪念另境遭林彪、“四人帮”迫害,含恨逝世八周年。

一九八〇年九月

——原载《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 9 月版